

中國鐵路戲劇選集



中國鐵路工會全國委員會文教部編印

中國鐵路戲劇選集

第一輯

中國鐵路戲劇選集

第一輯

本輯爲中國鐵路工會全
國委員會文教部編印

1950年9月第一版
北京解放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0001—6000冊

基本定價 10 元

· 總 經 售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前言

爲了開展鐵路員工的正常文化娛樂生活，配合思想教育，鼓勵生產熱情，急速解決業餘文工團的劇本荒，很早以前就準備編一本全國性的『鐵路戲劇選集』，并擬在可能條件下，陸續出版。

當然要做好這件事是不容易的，首先要有人力物力，除此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劇本的來源，爲此我們希望所有的鐵路員工都能踴躍的創作，把我們各方面的英雄模範事蹟記錄下來，寫成劇本寄給我們。

這期中國鐵路戲劇選集，因急於編成以應現場急需，所以在劇本選擇和編排上，都有很多缺點，希望大家在閱讀或演出中給我們提供意見，以便下期改正。

中國鐵路戲劇選集 第一輯

中國鐵路工會全國委員會文教部

目 錄

- | | | |
|---------------|---------|--------------------------|
| (1) 不是蟬 | (三幕話劇) | 石家莊鐵路局檢車工人魏連珍創作 (一) |
| (2) 誰救了我們 | (五場歌劇) | 瀋陽鐵路中心業餘文工團集體創作 (四二) |
| (3) 紅花還得綠葉扶 | (六場歌劇) | 哈爾濱鐵路分總工會文工隊集體創作 (五七) |
| (4) 奪回紅旗 | (獨幕歌劇) | 瀋陽南站電務段集體創作 (七) |
| (5) 歌唱「鄭海山」 | (小型秧歌劇) | 瀋陽南站地區聯合業餘文工團作 (九五) |
| (6) 「馬虎」不得 | (獨幕歌劇) | 瀋陽鐵路各中心業餘文工團集體創作 (〇二) |
| (7) 完成冬運 | (秧歌劇) | 皇姑屯站段文工團作 (二七) |
| (8) 倒向蘇聯 | (秧歌劇) | 皇姑屯站段業餘文工團安景山作 (三三) |
| (9) 緩期結婚 | (獨幕話劇) | 路深編 (三九) |
| (10) 倆相好 | (秧歌劇) | 楊潤身·王血波·編劇·張興明 作曲 (四) |
| (11) 八〇〇機車出動了 | (四幕話劇) | 趙鐙·閔達·郭卓·茹志鵬·歲寒集體創作 (六七) |

不
是
蟬
(三幕九場話劇)

石家莊鐵路檢車段工人魏連珍創作

不是蟬

石家莊檢車段工人魏連珍創作

地點：石家莊檢車段門前大道上

時間：1949年5月

全劇人物：

馬靈義：六十歲，忠厚，幼年學

過武術

馬老太：五十五歲，靈義的老婆

馬氏：二十二歲，順保的老婆

，農家婦女

段長：三十六歲，工人出身，

曹師傅：五十二歲，勇敢的老工

人

王寶雲：二十歲，一個頑皮的工

人

雜役：十七歲，

劉鈍：普通工人

馬順保：二十四歲，挑皮落後，

却聰明活潑的工人

張志濱：二十六歲直爽性急的工

人

白慶田：白師傅，五十四歲老鐵

匠工人，共產黨員

馬大森：五十五歲，馬順保的父

親農會主席，共產黨員

分工會主任：四十歲，工人出身

，共產黨員，支部

委員

老楊：鑽營自行車行的，牙行

腿子落後的流氓

老朱：與老楊全

李志賢：工人出身提昇的小職員

姚師傅：普通工人

日隊長：

翻譯：

狗腿子：

野段長：

事務主任：

車守：

司機：

老百姓：

第一幕 第一場

（雜役上，見樹上馬蜘蛛叫

，用石子捶上，在土箱上捉住，聽背

後有人唱，用手巾把馬蜘蛛包住，自己

藏到土箱後面，王寶雲上場後，嚇了

雲一跳，雲拿手巾擦頭上的汗）

雲：真他媽的，你這小子，這是什麼

東西，叫我看看。

雜：馬蜘蛛呀！

雲：快給我看看，鬧了半天就是這個

叫馬蜘蛛，我們那裡管這個叫蜘蛛

蟻，你們這叫馬蜘蛛嗎？

雜：我聽說也有人管這個叫蟬的，唉

！咱們檢車段不也有一隻蟬呀！

雲：一隻蟬？啊！你說咱們大家夥管

馬順保叫馬蜘蛛，你說對不對？

雜：對！一點都不錯，他那個自大驕

傲的樣子，就仗着自己有點技術

，什麼都不肯學啦！就像個馬蜘蛛

一樣，老會叫，再不會別的能

力啦！結果叫咱們給捉住了。

雲：對，你拿來給我，叫馬順保看看。

輕：可別，現在正在生產大競賽的時候，你叫他看看他要跟你打起架來，那不就耽誤生產了嗎？

雲：沒關係！沒關係！（齊下場）

（後台有冰棍，西瓜，烟捲的叫聲）

（馬靈義上）

義：賣烟捲，汽車牌的烟捲，一百塊錢兩盒，汽車牌的烟捲，啊！天

真熱啊！天真熱啊！（抬頭見前面有樹涼地）在這休息休息吧。

烟捲，賣烟捲。（馬大森上場，欲昏倒地上的樣子）老鄉你怎麼

啦？老鄉你怎麼啦？（白慶田上）

白：這老鄉怎麼啦？

義：他一定是著熱啦。

白：好吧，我到那邊煤店給他找點水喝喝。

義：對，你快去吧！（白慶田下）

老楊上場）

楊：（拿起烟捲來）賣烟捲的，汽車牌烟捲多少錢一盒？

義：先生，五十塊錢一盒，好，你自個拿吧！

楊：錢放這啦！賣烟捲的顧着什麼啦？（看了看老鄉，下場）

（白慶田手拿開水上）

白：快給他喝下去，（用手拉開老鄉的嘴喝下去）

義：這會不要緊啦，

白：對啦，不要緊了！天這麼熱，咱們快把他架到樹涼下吧！

義：對，（就把老鄉架到樹蔭下，問）

）不要緊吧？

森：不要緊啦！不要緊啦！

白：老鄉親好了吧？

森：不要緊……因為我平常就有這個病，又遇上這麼熱的天氣，我快

六十歲的人了，背着這四五十斤糧食越走越熱，腦袋一發昏心裡直亂跳，不知不覺地就昏過去了。

白：現在不要緊吧！

森：不要緊了，多虧你們費心，

義：不算什麼，出門在外的都是朋友

嗎？

白：老鄉從什麼地方來呀？

森：從元氏縣來，多年不見我的兒子，看看他們，再買點煤油回去，

義：你的兒子在這做什麼哪？

森：做工，

白：做工？做什麼工呀？

森：你問我兒子做什麼工，

我還不知道，在從前國民黨在這個地方，我不敢來往，也不敢打信，只曉得他住在××胡同××號。

白：可不是，老人總是疼兒子，這麼

大年紀又背這麼些糧食，我給你送到家裡去吧？

森：不，不！這足夠麻煩你們的了，

白：沒有關係，我也是工人，工農聯盟為基礎咱毛主席說的，誰也離

不了誰，

森：你在那裡做工呀？

白：我在鐵路上做工，

森：鐵路上？我問你什麼時候修復京漢路呢？（非常急著的問）

白：老鄉你怎麼問的這麼急呢？

森：你不知道，不但是我，千千萬萬

的老百姓都盼望着早些通車，盼的眼都紅了，就拿燒煉說吧，燒

煤就和燒金子一樣，這條路就好

比人身上的血脈，過去國民黨在

的時候，咱們要把他們攢死（做

手式）澈底破路，我還參加了呢

！現在是咱們人民的解放區了，

這條路還不通，就好比血在身上

不流通，人的身子也不壯實，你

們鐵路工人就是給鐵路治病的醫

生呀！你說給我，什麼時候就治

好了？

白：老鄉你說的真巧，真妙，真對！

我說給你，鐵道部已下了命令，

在今年年底要修復京漢路，不但

修復京漢路，全國的鐵路都要修

復，這是個重大的任務，石家莊

市委又號召紅五月生產競賽，工

友日夜加工，保證年底完成任務

，那時你再來石家莊就能坐上火

車來了。

義：對了，到那個時候，再也不用背上

糧食地下走了，不怕冷，不怕熱

的，也不會再昏倒在地下了，哈

哈哈……

森：對！對哈哈，等你們修復了

路，通了車，我一定要坐頭一趟

火車，再來石家莊給你們賀喜。

白：還看看你的兒子，哈哈，我回去

吃飯要上工去了，不能陪你們說

話了。我看還是送你回去吧！（白

攆糧食，森攔住）

森：快去忙吧！足夠你費心了！哈哈

哈（白慶田下場）這個老工人真

是個好工人。

義：可不是嗎？工人心眼真好，又忠

實又可靠！

森：唉！可就是我忘了問問人家姓什

麼叫什麼啦！

義：算了！算了！走遠啦！走遠

啦！（森拿出烟袋來吸烟）老鄉

，你吸一支紙烟吧！

森：不，不，我吸不慣烟捲，唉！這

個工人姓什麼呀？

義：你要問這個老工人姓什麼我也不

知道，我每天在檢車段門口攔着

烟捲攤，出來進去斷不了碰見他

，回頭我給你打聽打聽得了。

森：你貴姓呀？

義：我姓馬，我叫馬盡義，你貴姓呀

？

森：噢！那真巧極啦！咱們還是當家

子咧，我也姓馬，叫馬大森，

義：那真鬧對了（後合有：大涼敗火

的冰棍之聲）咱們倆真該交個老

朋友，我在新華路殷家胡同二號

住家有功夫到我那休息休息，喝

會水。

森：好！我一定要去拜訪你今天要沒

功夫，改天我一定要去拜訪你，

你在这休息吧我要走啦。（就去

扛糧食）

義：來，來，我討給你（森背起糧食

來）

森：你忙着吧，我以後一定要去拜訪

你，（馬大森下場）。

義：好，好，以後來了一定到家裡去

，走路時小心一點，到樹涼地方多休息，（馬大森下場）工人真

好，我老頭子也是有良心的人，工人要是買烟就得少賺一點，我賣一百塊錢兩盒，工人要是買的話，我一百塊錢二盒再搭上一根。

（馬順保上場，聽到老頭說一百塊錢兩盒零一根）

馬：奇怪，老頭一百塊錢兩盒另一根，那麼，我買你五十塊錢的吧。

義：同志，你買一百塊錢的吧！你

要是買五十塊錢的我不能給你一盒，因為你們工作同志買烟，我是一百塊錢兩盒另一根，你要非買五十塊錢的，我只好給你一盒

馬：那不行呀！這是你說的一百塊錢兩盒另一根，你要多少錢，我就給你多少錢，我買五十塊錢的，你至少給我一盒另半根，

義：很好的烟那能折兩節呀！你就吃

半根烟的虧吧！

馬：那不行（就伸手拿烟，張志斌及劉純上場，張志斌瞪着眼看馬順保）

張：馬順保，你這小子在段上搗亂吧到街上還搗亂，這要叫街上的人看見了，對咱們工人有多不體面！

馬：我的事就用不着你管！

張：（就卡腰瞪眼）我非管不可！

馬：我不許你管（張馬兩人打起來，馬盡義，劉純兩人拉開他們）

義：別打架，可不能打架來來，我寧可賠一根烟，你們千萬別打架，

劉：老頭，我再買你五十塊錢的，把那根給他不正對賬嗎？

義：對！還是這個同志說得對！看這位同志多麼好呀！（義拿烟捲下）

張：「工人」這兩個字都叫你給糟蹋啦！

馬：我這是跟老頭開玩笑的，你何必起那麼大火嗎？

張：人家那麼大年紀，跟人家開什麼玩笑？

劉：怪不得都管你叫馬蜘蛛，走，咱們走吧？（張劉走馬順保隨後走，張回頭見馬順保走）

張：少跟我們一塊走。

馬：我還不願意跟你們一塊走哩。

劉：好啦！我們快走吧，（張劉下場，馬站住吸烟，車販楊推着自行車上）

楊：老馬下班啦？

馬：對啦——老楊，現在車子行市怎麼樣？

楊：行情漲的厲害，

馬：像這樣的車子得多少錢？

楊：你把這輛車子留下吧！你聽完全是西洋造，你要是留下的話，好辦，今天見過這個大數這個零沒實，你要是要的話，來咱們抹抹數（二人抹起手來）你要要的話這個大數這個零怎麼樣？

馬：這個大數我可要不起！

楊：得啦！你們工人還在乎這個？

馬：好好，咱們回家再說吧！

楊：對，咱們回家（用手作推牌九樣）

馬：對，咱們回去看看點吧（齊下場）

（幕落，第一場完）

第二場

時間：第二天的中午，十一點多鐘。

地點：石家莊檢車段，鐵匠房裡。

佈景：有鐵匠用的烘爐、鐵枕、有老虎鉗。

人物：馬順保、張志斌、白慶田、劉雲、王保雲、段長、雜役、分

工會主任、婦女甲、婦女乙。

（大家都在吃東西，王保雲吃着東西上）

雲：我們甲檢組向你們鐵工房挑戰，保證不等你們把車梯修好，我們得把下部車台完全幹完。

張：那下部的另活哩，算不算？

（馬順保就不愛聽他們挑戰之事，作表情）

雲：下部的另活不算。

張：對，那我們可就應戰啦，可是咱

們都得利用業餘的時間呀！

雲：那是當然啦，誰不是利用業餘的時間和吃飯的時間呀！

劉：你們甲檢組的人都是幹將，我們鐵匠房就是多着這麼一個馬蜘蛛

（用手指馬）

（馬手指劉，想打劉被白拉住）

白：不，不，馬順保也是個幹將。

雲：對了，馬蜘蛛就是怕喜鵲叫，一叫他跳起來啦！

馬：你小子少說廢話，

雲：唸啊——唸啊——

馬：你唸他媽什麼啦？

雲：我這學馬蜘蛛叫（說完回頭就跑，馬順保想去追大家都笑起來，馬順保不服氣的樣子，白走到馬的身邊，）

白：你聽見了沒有，他們向咱們挑戰？咱們還要向他們各組挑戰，保證不能因為咱們鐵匠工作，就誤了在業餘時間裝修那十幾輛大破車。

（回身到爐邊翻饅頭）

馬：白師傅，咱們先說清，我在那個組幹活也一樣，反正在休息時間

我是一概不參加，再說咱們鐵路局又有這個規定，吃飯時間是一個半鐘頭，反正不到點我是不幹活（張和劉在一邊都不愛這話，生了氣）

劉：你要知道，這兩個月是咱們全段的生產大競賽，說什麼咱們也不能落到別的組的後面呀！再說當上一個勞動英雄勞動模範的，是多麼光榮的事啊！（大家一直看着馬）

馬：我才不聽那一套哪！勞動英雄，勞動英雄也當不了吃飯呀！

白：老馬，你要知道，別人說咱都是爲了讓咱們向好道上走呀！再說，咱們吃的是老百姓的，穿老百姓的，要不好好的給老百姓幹，怎麼對得起老百姓呀？

馬：我爲誰，誰爲我，反正是誰多幹活誰多費勁，我這腦袋就是轉不過這個灣來。

馬：我爲誰，誰爲我，反正是誰多幹活誰多費勁，我這腦袋就是轉不過這個灣來。

馬：我爲誰，誰爲我，反正是誰多幹活誰多費勁，我這腦袋就是轉不過這個灣來。

馬：我爲誰，誰爲我，反正是誰多幹活誰多費勁，我這腦袋就是轉不過這個灣來。

馬：我爲誰，誰爲我，反正是誰多幹活誰多費勁，我這腦袋就是轉不過這個灣來。

馬：我爲誰，誰爲我，反正是誰多幹活誰多費勁，我這腦袋就是轉不過這個灣來。

馬：我爲誰，誰爲我，反正是誰多幹活誰多費勁，我這腦袋就是轉不過這個灣來。

白：因為你不肯學習，所以有很多的道理你是不知道的，咱們鐵路工人最重要的任務是修復所有的鐵路，尤其是京漢線更是重要，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的這樣盼着。

把馬推倒在地，二人打起架來，白返身上前拉）

白：喂，別打架，老張！

（段長上）

段長：怎麼啦？白師傅，他們怎麼打起來啦？

白：對，咱們幹活去吧，你和老馬好好的談吧！

前天我在路上遇見一個老漢，從元氏縣來的，背着幾十斤糧食來看他的兒子，天熱昏倒在地上，差一點沒有死了，要是早點把京漢路修好，這對老百姓是多方便，這就叫爲人民服務。

馬：爲什麼你打人呀？

張：打你是好的。

馬：爲什麼你打人呀？

段：怎麼讓他們打起架來啦？白師傅！（馬也想說，張也想說，）你們別說讓白師傅說：

馬：我不知道什麼叫爲人民服務，我是爲人民要服務。

（外面的幹呀幹呀的聲音）

白：段長，是這麼一回事，咱們這次在生產大競賽當中，不是還要用業餘時間搶修那十輛大破車嗎？我們這個組不願落到別的組的後面，就是老馬在思想上轉不過這個灣來，他身體不太好，不願參加這個工作，老張的性情有點暴躁，我一轉眼沒有看見，他們就打起來啦！

（劉提大捶和白下，馬口中嚙着）

劉：別對牛彈琴啦！你瞧人家都幹起來啦！

段：老馬，你身體真的不好吧？你看他才是真正的英雄呢！在生產上忘我表現，這才是新社會的英雄主義呢！

白：你好好的想想吧，咱們走吧？

白：對，咱們也去幹吧！……

（劉提大捶和白下，馬口中嚙着）

馬：不到點就幹活，真他媽的賤骨頭。

張：你他媽不幹活還不說人話，（張

頭。

段：這點小事也值得打架呀，打架解決不了思想問題，這是舊社會的流氓作風，在咱們工廠是犯紀律

馬：我不知道這個，我就知道工人是幹活吃飯。

張：你他媽不幹活還不說人話，（張

頭。

馬：我不知道這個，我就知道工人是幹活吃飯。

段：那麼你願當個好工人呀！還打算做個壞工人呢？

馬：我也沒法做個最好的工人，可我也不願做最壞的工人。

段：那麼你看，（向外指）咱們段上的男女工友都在利用業餘時間裝修那十輛大破車，就是咱們兩個還在這聊天哩。

馬：段長，你這麼一說，我算是個壞的工人啦？

段：不，不，我覺得你是一個最能幹的人，因為我們領導上的能力不夠，不能叫你把技術都發揮出來。

馬：我也沒什麼技術，反正我不贊成在業餘時間裝修那十輛大破車。

段：是這麼回事！現在咱們東北和華北是已經全解放啦！可是南方還有些地方沒有解放，國民黨是已經潰不成軍啦，咱們解放軍走那，勝利的大旗就插到那，但是中國地面又這麼大，運輸綫又這麼長，要沒有大批的軍隊和彈藥供

給，運到南方去，解放全國的日子就推遲了，就增加人民的負擔，你看修復京漢路的重要性是多麼大！因此鐵道部就下了命令要在二〇〇年底修復全國的鐵路，石

家莊也掀起了生產競賽運動，工友們都懂得了這個道理，生產情緒高漲的很，因為咱們車皮不夠用，所以才利用業餘時間把那十輛大破車叫它都復活起來，這麼一來就可以增加咱們的運輸量，就可以早一點打倒蔣介石匪幫你說是不是？

（雜役上）

雜：段長，電話，

段：那來的電話？

雜：技術室問〇五、八五六二三號，在咱們這修，還是入大廠修？

段：你去告訴技術室說，叫他們再詳細的檢查一下，盡可能的在咱們段上修，不入大廠修。

（雜下）

段：你看那十輛大破車修好了和新的

一樣，不用說還能搬運東西，讓你看比比從前的破骨頭架子不是要好看的多嗎？

（雜役上）

雜：段長，機器房的劉師傅研究那壓線機，試驗成功啦！叫你到那裡看看去。

段：好吧！老馬，咱們回頭再談，（段下廠樣，看見外面的幹活工友，向外指着）你瞧，咱們段上的工人家屬也幫助咱們擦車哩。

（段長及雜役下）

馬：（向外看了看，把門關好）他們來，他們是有那個癮，八路軍的手腕我算知道，反正是累死人不償命，當「英雄」當狗熊吧，「模範」麻煩，「勞模」妖魔，我先休息一回再說，（向桌子旁邊坐一會又起來）張志濱這小子動不動就想打人，我就說你小子給我腿打傷了，明天就歇班，要是扣我的工錢叫你小子賠我的，對，就這麼辦（從口袋掏出棉紗來

縛在腿上，他看見桌下的膠皮鞋，拿起來）這雙膠皮鞋一定是張志濱的，我非給他燒壞不可！（往火爐的邊走），禽他猴哥，（從爐內拿出火來放在鞋內），這回你的膠皮鞋可成涼鞋了，八面能進水，「模範」這會叫你小子找點麻煩，（外打點聲，馬上裝起拐來）

（白、劉、張上）

白：快快快，我看再用不了五六個吃飯的時間，這十輛大破車的任務就完成啦！

劉：就照大夥這個幹勁，再有幾輛也能完成。

白：老馬，別生氣啦！你瞧大夥一邊幹一邊笑，多有意思呀！

馬：白師傅，笑不笑的，反正張志濱這小子把我的腿打傷啦！

劉：別裝蒜了，剛才還沒事啦！

張：喂！憑良心說，我打着你的腿沒有？

（白看看這，看看那）

馬：你瞧，（扶着棍走）咱們先說清反正明天我要歇，班要是扣我的工錢你得賠我的。

張：別他媽的做夢啦，有錢我還給小孩買糖吃哩。

白：別胡說八道，（馬想動手打，可是還得裝痛的樣子）

（段長上）

段：你們這又是怎麼了？

白：也許他們不小心，把老馬腿給打傷了！

段：剛才……

馬：剛才還不要緊，現在就痛得我不能走道啦！

張：他那是裝蒜哩。

段：好吧，那你到醫院去看看吧。

馬：好，段長，我明天可要歇班啦。

（拿上飯盒大家都看馬走出）

段：好吧！……

（張吐馬，馬吐張，白在當中，正巧吐了白一臉（馬下），白拿鐵棍放在火裡）

白：年輕人動不動就愛打架（雜上）

雜：段長電話（段長及雜下）

劉：怎麼把他弄到咱們這組來啦，他不是歸檢車組嗎？

白：在檢車段，什麼也得會幹，鐵匠、木匠、檢車、甲、乙、丙組、檢車，連車電也得會幹，要說你們年青人好好的幹吧，檢車段的工作，是做到老學到老。

張：不管你們怎麼說，反正老馬要在這裡我就到別的組裡幹，無論怎麼說，我也不和他在一塊幹活。

（生氣的樣子）

白：（從爐內拿出鐵來）來來，幹。

張拿鏟，劉也拿鏟）

（段上）

段：我也打兩鏟（叮噹聲）

（雜上）

雜：來了一位周同志，找你談兩句話，（段和役下，張轉眼看見膠皮鞋倒着）

張：誰動我的膠皮鞋來，怎麼膠皮味，（再仔細的看）好，他媽的可惡的東西，把我的膠皮鞋給燒壞

了，白師傅你看，一定是馬順保這小子幹的！（白接鞋）

白：明天他來了，我給你問問他。

劉：馬順保這小子，別人不叫他馬蜘蛛，我看該叫他地地道道！

張：我他媽非找他不可，（解下自己的腰布，拿起一隻膠皮鞋，急燥地要走，白拉他）

白：可不能出去呀，工作時間出去是犯紀律的。

張：我生了氣，什麼都不怕，（拿棍向外跑，把白推倒，將白頭碰破，劉扶起）

白：快，快追他去！（劉急追）動不動就打架，真貪且。

張：不行，我非找他去不行。

劉：算了吧！回來吧！

白：張志演……（白氣喘帶咳嗽，手撫頭說）志演你怎麼能跟他一樣呢？一隻膠皮鞋算得了什麼呀？

白：師傅，我們的事你就別管（忽

見他的頭破了）你頭上這是怎麼

了。

白：唉！這都是你們打架鬧的，說什麼你也不能找他打架呀？

張：白師傅，你說什麼也不行，他要不賠我的膠皮鞋，說什麼也不行。

白：你不要認為是他給你燒的，還許是火星拼到裡面燒的。

張：那是火星子，關到裡面燒的，白師傅你看裡面還有爐灰呢？

白：你又沒有看見，怎知道是他給燒的？

張：我敢保證，咱們段上三四百人，除了他，就沒有這樣的人啦！

白：別管怎麼着吧，咱們的生產任務要緊，別光顧生氣，就誤了咱們的生產大事，（回頭看後面對張說）你看咱們工會主任也來啦！

（主任上）

主：志演老弟，現在咱們的生產任務這麼要緊，那還顧着生閒氣呢！

白：主任，不是，這隻鞋給燒壞啦，他和老馬抬了兩句槓，他認為是

老馬給他燒的。

主：（接過鞋來看看）老馬這傢伙真挑皮，好嘞：志演老弟，沒有關係，明天他來了。我給你問問，

真要是他給你燒的，我一定叫他給你買一雙。

白：對啦，就是他不賠你的，我們一定賠你的。

張：你們要賠我的，我還要賠，現在買一雙這樣膠皮鞋是多麼貴呀？這是我精心愛的東西，燒壞了真倒霉。

（婦女甲、乙二人上）

婦甲：主任，我們可給你們提意見啦！我們來給你們幫忙來啦，你們可在這兒聊起閒天來啦！

（白師傅很嚴肅的緊張的同志演工作）

主：對：接受大嫂們的意見，大嫂現在就回去嗎？讓你們辛苦了，

婦乙：大家的事大家辦，我們辛苦，你們也不輕閒啊！

主：對，大家都辛苦啦！現在回去嗎

？

婦甲：可不是嗎，家裡還丟着一大羣哩！

婦乙：是雞呀，還是鴨子呀？

婦甲：不是，是孩子們，大嫂子二嫂子都來這裡幫忙來啦，家裡一羣孩子還沒人管哪！

孩乙：我說哩，我們家裡有一隻老母雞，孵了一窩小雞，沒有留神，貓給吃了兩個，那母雞整天

噙噙……亂叫。

主：嫂子，怎麼還操這麼多心呀？母雞叫是牠的習慣嗎！

婦乙：不是習慣，這是母雞想小雞的關係，所以整天噙噙叫。

婦甲：你這個缺德鬼，想着法罵人

（全笑）

主：嫂子們真會開玩笑，好，今天都辛苦了，你們回去歇歇吧！

辛苦了，你們回去歇歇吧！

婦甲：從前國民黨在時，誰來過你們這個檢車段呀？你們每天幹的什麼，我們都不知道，現在可都知道啦！

婦乙：從前我光知道你們火車來了拿小錘頭敲打敲打就算啦，鬧了半天你們還有這麼大工廠哩。

半天下你們還有這麼大工廠哩。

婦甲：我也當只是光敲打敲打，不會修理，鬧了半天你們什麼都會幹。

幹。

婦乙：你看這裡有鐵匠，木匠，油匠，機器匠，檢車匠，什麼車電匠……真是什麼匠都有。

婦甲：就是沒有豆半醬呀！（都笑了）

主：大嫂們真會開玩笑，不送嫂子們啦！

們啦！

婦女：甲不用送啦！明天還來哩！

主：對！謝謝大嫂子們，白師傅，咱工人家屬都積極起來啦（笑）

落幕 第二場完

落幕 第二場完

第三場

時間：第三天下午

地點：馬順保的家裡。

佈景：門、窗、床、被褥、桌子一個、

椅子三個，一個櫃廚工具糧食

在口袋裡，桌上有壺、碗、煤

油瓶子，新自行車一輛，床上

有一包袱，牆上掛一女大褂。

（開幕時，森拿着旱烟袋，看看自己的兒子，馬順保躺在床上裝病，森倒了一杯茶給馬）

馬：爹，我自己倒吧！

森：不要緊……你好好好的養着吧！爲工作受了傷是最光榮的，不過以後幹活要小心點。

馬：不要緊，這是我抬東西碰了一下，兩三天就會好的。

森：如果不要緊的話，我今天就打算回去啦！現在村裡正是忙的時

候。

馬：爹，你回去吧，回去不要告我娘說，我的病過兩天就會好的。

森：好……我先到街上買點煤油，及別的另碎東西。

馬：你去吧！

森：保子，煤油到那個街上買呀？

馬：道橋街什麼也有賣的！

（馬裝疼的翻了個身）